

Virginia Woolf

Vanessa Bell

John Maynard Keyn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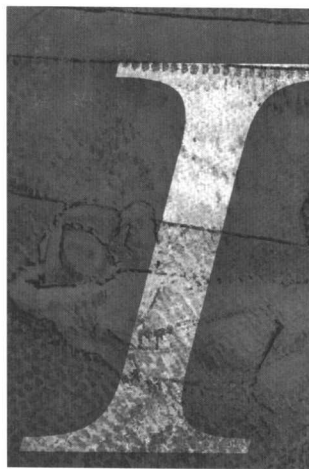
# 隐秘的火焰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

*Bloomsbury*

[英] 昆汀·贝尔 著 季进 译

隐秘的火焰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  
*Bloomsbury*  
[英] 昆汀·贝尔 著  
季进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江苏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隐秘的火焰: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 / (英) 贝尔著;  
季进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6  
ISBN 7-5343-7468-5

I. 隐... II. ①贝...②季... III. 艺术史—英国—  
20 世纪 IV. J156.1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1939 号

Bloomsbury by Quentin Bell

First published by Weidenfeld & Nicolson Ltd, London

This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in 1986

This paperback edition published in 1997 by Phoenix, a division of Orion Books Ltd,  
Orion House, 5 Upper St Martin's Lane, London WC2H 9EA

Copyright © Quentin Bell, 1968

Foreword to new edition copyright © Quentin Bell, 1986

图字: 10-2004-247

出版者 **江苏教育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出版人 张胜勇

书 名 隐秘的火焰: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  
作 者 [英] 昆汀·贝尔  
译 者 季进  
责任编辑 熊娉婷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厂 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西芦城黄鹤路西 电话: 010-61232262  
开 本 830mm × 1250mm 1/32  
印 张 5.5  
字 数 123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7.00 元  
发 行 热 线 010-62223842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作者简介

昆汀·贝尔 (Quentin Bell, 1910—1996)，英国著名的艺术批评家、雕刻家、画家、作家，苏塞克斯大学历史与艺术理论教授；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主要成员克莱夫·贝尔和瓦奈萨·贝尔的儿子、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外甥。其著作有《弗吉尼亚·伍尔夫传》、《回忆布鲁姆斯伯里》等。

## 译者简介

季进，文学博士，现任教于苏州大学文学院。著有《钱锺书与现代西学》、《李欧梵季进对话录》等，译有《中国文学律条与苏联影响，1956—1960》（福克马著）等，主编有“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

#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

隐秘的火焰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

岁月与海浪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人物群像

后印象时光

布鲁姆斯伯里谈布鲁姆斯伯里

回荡的沉默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侧影

总策划◎席云舒

责任编辑◎熊娉婷

装帧设计◎孟娜

## 自序

1967年,约翰·格罗斯代表韦登菲尔德—尼科尔森出版公司找到我,希望我写一本关于拉斐尔前派画家的书。我已经写过类似的书,又刚刚开始写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传记,所以我建议不妨写写另一个话题,就是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约翰爽快地接受了我的建议,实在勇气可嘉。

要知道,在1967年,有太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别去写什么布鲁姆斯伯里,甚至有更好的理由,不会请你去写任何与此相关的东西。那个时候,布鲁姆斯伯里似乎已经死亡。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少数幸存者早已成了过气的人物,而对其他成员,后起的一代批评家更是不屑一顾。这个文化团体的成员中,只有梅纳德·凯恩斯还享有一些公众的厚爱。

既然布鲁姆斯伯里原来的出版物、比较有名的成员,都已经被一个又一个的专业作者仔细检视过,那他们也不再需要我为其辩护。

可是,我希望我的这本书仍能对读者有所助益,解释清楚为什么布鲁姆斯伯里会引起如此截然不同的感情好恶。

昆汀·贝尔  
苏塞克斯,1985

*content* | 目 录

导 言 / 1

1914 年前的布鲁姆斯伯里 / 19

战 争 / 67

1918 年后的布鲁姆斯伯里 / 91

布鲁姆斯伯里的个性 / 117

布鲁姆斯伯里大事年表 / 135

译后记 / 167



## 导 言

我觉得一开始有必要先说几句关于我自己的话。我在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出生和长大,写它必然会写到我的一些朋友和亲戚。作为一个历史亲历者,我的写作既有一定的优势,也有不利的因素。我凭借个人对布鲁姆斯伯里的了解来写作,可以把自己视为一种素材的“原始来源”,尽管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回忆只是局限于布鲁姆斯伯里的最后阶段。另一方面,当我全力投入写作时,很自然地会遇到难以回避的困难,那就是讨论布鲁姆斯伯里时,不免带有自己的感受,这是我的劣势。从事类似工作的亲历者很可能被指责为不公正,他的诚实要面临考验,即使在自己的良心审判台前问心无愧,可也许还会受到一些指责,而这些指责是良心法庭所无法知晓的。

我们可以来看看两种指控,一种指控事涉有意识的过错,另一种是无意识的过错。对于第一种指控,我得承认我是心怀愧疚的。我写作的时候,省略了大量我知道的东西,放弃了更多我可以推测的涉及个人生活的内容。这本书首先是一种思想史的研究,尽管我得认

真考虑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基本品性,并作出大致的描述,但是,我没必要,也不想像克利俄<sup>①</sup>的女仆那样,窥探衣橱和床底,偷阅情书,或是检查日记。无论布鲁姆斯伯里的内衣干净与否,这个时候我还不想让它完全暴露于阳光之下。

我无意识的过错,如果有的话,不妨参阅罗伊·哈罗德<sup>②</sup>先生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一生》,也许最能说明问题。哈罗德描述了一种使用韵律抑扬顿挫地说话的腔调,始作俑者是利顿·斯特雷奇<sup>③</sup>,后来在布鲁姆斯伯里大家都习以为常地用这种方式说话,而梅纳德·凯恩斯<sup>④</sup>却是唯一的例外。我发现这样的描述难以令人信服。毫无疑问,利顿·斯特雷奇说话的腔调确实很特别,他家里大多数的人也几乎用同样的腔调说话,但是,在我看来,不是斯特雷奇家的人似乎不会像斯特雷奇这样说话。我的怀疑当然很难得到证实,我从小在布鲁姆斯伯里长大,耳朵里听到的一直是布鲁姆斯伯里的口音,自然也就分辨不出这些口音的特异之处。显然,我自己说话也会有一些这种腔调。必须承认,一想到这个,我就很痛苦。哈罗德是一个公正而富有同情心的旁观者,他也许是对的。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可能我从小就沾染了一些道德习惯,一些知识团体的习气,它就像说话方式一样具有传染性,而且在一个人身上很难发现。对于这样的指

---

① 克利俄(Clio),希腊神话中九位缪斯之一,是主管历史的女神。

② 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1900~1978),英国经济学家。

③ 利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1880~1932),英国著名传记作家、批评家,开创了20世纪英国传记文学的新时代。代表作有《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维多利亚女王传》、《伊丽莎白女王和埃塞克斯伯爵》等。布鲁姆斯伯里重要成员之一。

④ 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和评论家。代表作有《和平的经济后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布鲁姆斯伯里重要成员之一。

责,我无从辩解。

布鲁姆斯伯里一直备受攻击。这是所有所谓的圈子、派别、团体的共同命运,特别是当这些圈子、派别、团体非常活跃,给当时的思想界带来新的刺激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受到攻击。如果那种刺激是艺术方面的,那么当时得到的反应可能非常不友好,随后的成功也就可能受到轻视。艺术是通过不断的自我突破而发展的,当潮流改变的时候,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就会在公众的评判中出头,衰落,有的时候再出头。布鲁姆斯伯里的命运当然逃脱不了被公众审美趣味变化所左右的命运,它今天的处境与四十年前的拉斐尔前派的命运大同小异。只不过,布鲁姆斯伯里与拉斐尔前派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它一直受到各种各样让人眼花缭乱的批评。

让我举两个例子,可以帮助读者理解为什么谈论布鲁姆斯伯里如此困难,而且我也希望它们会引向一种讨论的方法,有助于我们了解布鲁姆斯伯里的真正个性。

莫迪先生告诉我们,布鲁姆斯伯里是知识精英的一个松散团体:

他们具备一些残留下来的希伯来式的良心,对粗俗者、平庸者和平民百姓表现出理所当然的鄙视,所有的圈外人都属于被鄙视之列,这方面他们也继承了古希腊的遗产,他们只关心自己思想的教养,把所有关心政府统治与管理等现实问题的当局者都视为圈外人。<sup>①</sup>

这种说法和约翰·朱克斯教授表达的观点很不一样。假如布鲁

---

<sup>①</sup> 莫迪(A. D. Moody):《弗吉尼亚·伍尔夫》,1963年,第5页。——原注

姆斯伯里只关心“思想的教养”，跟那些社会统治与管理的实际问题毫无关系，那就不可能如此强烈地反对它。朱克斯教授认为，布鲁姆斯伯里的角色，是“刺激、推动、表达和组织那种围绕在资本主义运作核心周围的敌对氛围”。布鲁姆斯伯里由“一些左翼的无足轻重的文人”组成，“这些人缺乏头脑，再加上一些恶意捣乱的愿望，于是成为一种持续的扰乱社会的影响因素”。<sup>①</sup>

朱克斯教授不是唯一一个持这种观点的人，当然，莫迪先生也不是唯一一个看出布鲁姆斯伯里珍贵、孤高且属于上流社会的品质的批评家。这些观点的不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布鲁姆斯伯里的不同界定造成的。这一点尤为重要。布鲁姆斯伯里的“会员资格”并不仅仅是与知识旨趣密切相关的事，而且也跟道德责任相关。在《现代英国画家》(*Modern English Painters*)一书中，约翰·罗森斯坦爵士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即布鲁姆斯伯里与其说是一个艺术的团体，不如说是一个负罪的团体。他这样写道：

我怀疑……现在是否有更多的人意识到“布鲁姆斯伯里”是一个组织多么严密的团体，其成员在宣传彼此的作品和个性时多么不遗余力。……假如你们知道其中的一些人——用他们温柔的剑桥口音、私下的方式、随意低调的着装、相互间彬彬有礼的私交——准备毫不留情地毁灭那些“反动”分子，还有那些太过独立的年轻画家和作家时，你们可能会非常惊讶。他们公开谴责那些“反动”分子，那些年轻的画家和作家只是没有遵循布鲁姆斯伯里的清规戒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悖于布鲁姆斯伯

---

<sup>①</sup> 约翰·朱克斯(John Jewkes):《无法逃脱的磨难》，1948年，第28页。——原注

里当前的“党派路线”(party line),这个“党派路线”每个月都会变动,这要与其领导人认同的最“有意义”的巴黎流行观点相一致。假如这样的独立性是和一种规则的赐予联系在一起,以至激发对立的,那么对这些艺术家来说,无疑面临着灭顶之灾。即使有些布鲁姆斯伯里的成员不愿意堕落到使用诽谤和阴谋的方式,那也于事无补。这么多年来,我还很少看到这种狠毒与仇恨的如影随形;年轻画家的年幼无知和不幸遭遇都没有引起一点点的怜悯。<sup>①</sup>

这段话出现在一本颇有价值的书里,这本书一版再版,这段话却没有修改过,也就一直理所当然地被人们所接受,没有受到任何具有怀疑精神的学者的质疑。但是,有必要指出,这篇言辞激烈的抨击性文章的作者曾经被要求出示证据来证明他的观点,可是十年过去了,他一无反应,拿不出任何证据。凡是深切了解布鲁姆斯伯里的人,不管是爱是憎,没有一个会接受他的观点,把布鲁姆斯伯里描绘成一个知识界的“黑手党”。随着我们对那个年代、对布鲁姆斯伯里了解的加深,这些显而易见的情绪宣泄,大概会越来越显得荒谬。然而,有意思的是,约翰爵士的确情感真挚,写的时候充满了慷慨而又不太适当的朋友式的热情;这些评论是他研究温德汉姆·刘易斯<sup>②</sup>的一本书的前言,刘易斯的确认为自己受到了布鲁姆斯伯里的迫害。这些,我

---

① 约翰·罗森斯坦(John Rothenstein):《现代英国画家——从刘易斯到摩尔》,1956年,第14页。——原注

② 温德汉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 1882~1957),英国画家、作家,漩涡画派创始人。在欧米伽工作室事件上曾与罗杰·弗莱等人有过很深的矛盾,可参见本书第二部分的有关内容。

后面还会谈到,但是这里,我想应该思考一下,为什么出现这样那样的批评如此容易,而且不可避免地如此具有误导性?

约翰爵士把布鲁姆斯伯里写成了耶稣会或者是烧炭党那样有着自己的会规、党派路线和领导者的“组织严密的团体”。实际上,比起拉斐尔前派兄弟会<sup>①</sup>、“灵魂派”甚至印象派,布鲁姆斯伯里几乎可以说是组织松散的,思想意识上也没有什么统一性。它没有会员资格的形式、没有规章、没有领导者,也很难说对艺术、文学、政治有什么一致的观点。尽管我相信他们有共同的生活态度,相互之间以友谊相联结,但它更像是一群朋友那样随意聚散的松散的团体。

因此,只要有人以便利于自己的方式来界定布鲁姆斯伯里,它就有可能受到批评。莫迪先生认为德斯蒙德·麦卡锡<sup>②</sup>、克莱夫·贝尔<sup>③</sup>和邓肯·格兰特<sup>④</sup>并不关心社会统治与管理等实际问题,这一点也许合乎实际,但是他却忽略了梅纳德·凯恩斯和伦纳德·伍尔夫<sup>⑤</sup>都曾经在政府机构服务。在朱克斯教授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找到凯恩斯和伍尔夫,但是却不见了这个团体的其他成员。

还有一点我们要记住:一个无名的团体比起个人来更容易受攻

---

① 拉斐尔前派兄弟会(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19世纪中期英国的一个青年画家团体。

② 德斯蒙德·麦卡锡(Desmond MacCarthy,1877~1952),英国著名文学编辑、评论家。布鲁姆斯伯里重要成员之一。

③ 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1881~1964),英国著名艺术评论家。代表作有《艺术》、《塞尚以来》等。布鲁姆斯伯里重要成员之一。

④ 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1885~1978),英国后印象派画家和图案设计师。布鲁姆斯伯里重要成员之一。

⑤ 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1880~1969),英国著名文人、出版家、政界人士和国际活动家。1912年与弗吉尼亚结为夫妻。著有自传《播种》、《成长》和《重新开始》等。布鲁姆斯伯里重要成员之一。

击,也更容易引发仇恨。约翰·罗森斯坦爵士在谈论布鲁姆斯伯里单个成员的时候,和蔼可亲、谦恭有礼、温文尔雅,但同样在他的笔下,仍然创造了一个可怕的恶魔,一个有着无法想象的邪恶的团体形象。可以这么说,布鲁姆斯伯里始终是一个可攻击的对象,就像是一个所有捕猎者都想捕获的猎物,同时,它也是一个易于攻击的对象,因为捕猎者可以“射击群鸟”,一网打尽。

问题是,为什么人们会选择布鲁姆斯伯里作为标靶呢?我希望现在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那么,布鲁姆斯伯里到底是什么?显然,我有必要先对这个问题给出某种答案。然而,我认为,不可能有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根据我的理解,即使对于布鲁姆斯伯里的那些核心人物,不同的人也有各自不同的界定。克莱夫·贝尔甚至怀疑这个团体是否曾经真实存在过。在此情况下,布鲁姆斯伯里以外的评论者对它不甚了然也就情有可原了。莫迪先生没有提及罗杰·弗莱<sup>①</sup>、邓肯·格兰特、E. M. 福斯特<sup>②</sup>;约翰斯顿<sup>③</sup>先生尽管把福斯特、弗莱包括在里面,却只字未提梅纳德·凯恩斯;斯温纳顿<sup>④</sup>先生把罗素<sup>⑤</sup>勋爵包括进去了;哈罗德

---

① 罗杰·弗莱(Roger Fry, 1866~1934),英国著名画家、美术评论家。著有《塞尚》、《视觉与设计》等。布鲁姆斯伯里重要成员之一。

② E. M. 福斯特(E. M. Forster, 1879~1970),英国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代表作有《霍华德庄园》、《印度之行》、《小说面面观》等。布鲁姆斯伯里重要成员之一。

③ 可能指丹尼斯·约翰斯顿(Denis Johnstone, 1901~1984),英国剧作家、批评家和导演。

④ 斯温纳顿(Frank Swinnerton, 1884~1982),英国小说家、批评家。

⑤ 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20世纪影响深远的英国哲学家、思想家之一。出版了40余部著作,涉及哲学、数学、科学、伦理学、社会学、宗教等各个领域。1890年入剑桥三一学院。

先生提到了一些我几乎没听说过的名字。可见,对布鲁姆斯伯里的界定,差不多是见仁见智的。我所能做的就是,说清楚我认为谁当然属于布鲁姆斯伯里,谁跟布鲁姆斯伯里比较接近,还有就是谈一些标准,可以用来粗略区别谁是或谁不是布鲁姆斯伯里的成员。

成立于1920年的“传记俱乐部”<sup>①</sup>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它最初的成员有克莱夫·贝尔、瓦奈萨·贝尔<sup>②</sup>、利顿·斯特雷奇、伦纳德·伍尔夫、弗吉尼亚·伍尔夫<sup>③</sup>、德斯蒙德·麦卡锡、莫莉·麦卡锡<sup>④</sup>、邓肯·格兰特、E. M. 福斯特、罗杰·弗莱和梅纳德·凯恩斯。每当这个团体聚会的时候,成员们会大声朗读他们的自传和文章,显然,这非常需要相互之间高度的信任和亲密。因此,应该说,这些人可以被看作是布鲁姆斯伯里的当然成员,尽管麦卡锡和福斯特自己说,他们非常接近布鲁姆斯伯里,却不是真正的布鲁姆斯伯里成员。鉴于弗吉尼亚·伍尔夫和梅纳德·凯恩斯也可能否认自己是布鲁姆斯伯里真正的成员,再加之并没有什么“会员资格”之类的东西,所以,很难说这些否认者的话有多大的意义。至少,“传记俱乐部”早期的会员构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底谁是布鲁姆斯伯里的当然成员。

---

① “传记俱乐部”(Memoir Club),一次大战后布鲁姆斯伯里内部的小团体,最初的雏形是莫莉·麦卡锡提议的“小说俱乐部”,于1920年正式转为“传记俱乐部”,莫莉长期担任秘书。俱乐部成员相互之间交流各自的传记,且不得外传。该俱乐部一直延续到60年代才告结束。

② 瓦奈萨·贝尔(Vanessa Bell,1879~1961),英国著名画家。1907年与克莱夫·贝尔结为夫妻,生有两子,即朱利安·贝尔和昆汀·贝尔。布鲁姆斯伯里重要成员之一。

③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英国著名女作家和优秀评论家,意识流文学的代表作家,对小说形式作出过独特贡献。1912年与伦纳德·伍尔夫结为夫妻。代表作有《达洛卫夫人》、《到灯塔去》、《奥兰多》、《一间自己的房间》、《普通读者》等。布鲁姆斯伯里重要成员之一。

④ 莫莉·麦卡锡(Molly MacCarthy,1882~1953),英国作家,德斯蒙德·麦卡锡之妻。





多拉·卡琳顿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墙上的斑点》(贺加斯出版社,1917年)所作的木刻插图

如果这个俱乐部是在1913年成立的,那么下面的一些人就有可能加入,他们是:阿德里安·斯蒂芬<sup>①</sup>、萨克逊·锡德尼-特纳<sup>②</sup>、杰拉尔德·肖夫<sup>③</sup>,还有诺顿<sup>④</sup>。

假如说“传记俱乐部”给我们提供了探究布鲁姆斯伯里成员的一个路向,那么后来加入的这批人则提供了另一个路向。早在一战前,布鲁姆斯伯里就有一些年轻人加入进来,比较有名的是戴维·加尼特<sup>⑤</sup>和弗朗

---

① 阿德里安·斯蒂芬(Adrian Stephen,1883~1948),英国精神病学家,瓦奈萨和弗吉尼亚的弟弟。

② 萨克逊·锡德尼-特纳(Saxon Sydney-Turner,1880~1962),索比·斯蒂芬的朋友,先做国家房地产遗产税务办公室文职雇员,后进入财政部,直至退休。

③ 杰拉尔德·肖夫(Gerald Shove,1887~1947),英国经济学家,利顿·斯特雷奇的朋友,曾任剑桥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王家学院研究员。

④ 诺顿(H. T. J. Norton,1886~1937),英国数学家,曾任三一学院研究员。

⑤ 戴维·加尼特(David Garnett,1892~1981),作家。精通法语和俄语,1910年后开始与布鲁姆斯伯里往来。